

中国禁毁小说百部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## 第四十八回

### 章秋谷惊散野鸳鸯 霍春荣排演花蝴蝶

却说章秋谷闻得兰芬病死，甚是凄然，拉着贡春树同去看他。遇见了陆兰芬的亲生娘，拉住秋谷放声大哭，秋谷十分不忍，给了他一百块钞票，叫他凑着使用。兰芬的娘千恩万谢的接了，又道：“倪因件活浪格辰光，客人笃来来去去，格末叫忙；故歇俚死仔是，格排勿要面孔格客人，勿要说啥帮倪格忙，连搭仔欠来浪格局账，一塌刮仔漂脱。像耐二少实梗好人，故歇陆里再有呀！”秋谷听了，转觉心酸，痛紫玉之成烟，感华年之似水，彩云易散，情海难填。再想起自家的际遇来，身世飘零，江湖落拓，阮步兵驱车痛哭，李谪仙酒肆逃名，登广武而歔歔，望中原而叹息；易求骏足，难遇孙阳，把自己的一腔抑塞一齐都提上心来，再也存身不住，急急的同着春树下楼。

兰芬的娘还想挽留，秋谷那里肯住，一路出了大门，对着春树叹口气道：“这就是他们名妓的下场，真是不堪回首。想那陆兰芬在生时节何等锋铄，差不多些的客人倒反要仰承



他的颜色。他的枇杷门巷差不多竟像个督抚衙门，车马如云，往来不绝。只为他吃惯了堂子饭儿，做不来良家妇女，倚仗自家的色技不肯嫁人。这般的一个有名妓女，今日之下却弄得这等的收场，真是可怕！”说着不觉得言下怆然，春树也叹息不已。

一面走着，顺路到迎春坊金小宝家，和他说明要去苏州的缘故，一礼拜就可回来。金小宝初时不肯，后来经秋谷帮着解说，方勉强应了，但向春树道：“耐去仔要豪燥点来格哩。倪也无啥闲话，来勿来听耐自家格良心。”春树连连答应。

秋谷又讲到兰芬死后情形。金小宝兔死狐悲，物伤其类，免不得挥下几点泪来。秋谷又道：“他若趁着方子衡没有回去的时候，安安稳稳的嫁了他，不要一味地乱敲竹杠，如今死了倒也博得些儿死后的风光，不至于弄到这般地位。可见你们吃堂子饭的人总以嫁人为是，只看陆兰芬这样的收场，也该觉悟回头，惊心动魄。你想做男人的沉迷不醒，尚且每每弄得荡产倾家、身名扫地，何况你们是个信人？”金小宝不等说完，便截住道：“耐格闲话自然勿错，不过倪想起来，各人有各人格打算，倒勿在乎嫁人勿嫁人，只要自家有点主意好哉。倪格排人要嫁起人来，格末叫讨气。唔笃去想哩，好好交格人家，啥人肯讨格信人转去做大老母？推扳点格人家，倪又勿肯嫁俚。就算嫁仔一格好好里格人家，也不过一个小老母，总归有多化勿称心格地方，阿是也呒啥趋势？”

秋谷听了，觉得他的道理倒也不差，便问道：“依着你的意见，不嫁人便怎么样呢？”小宝道：“倪从小头里吃仔



格碗堂子饭，身体散淡惯了，再要去做格人家人，像煞受勿来俚笃格规矩。只要自家有点主意，生意浪多点洋钱下来，勿要去贴啥格马夫、戏子，像俚笃实梗欠得一塌糊涂，自家阿有啥格好处？现在格世界，只要有仔铜钱，样式才办得到。倪有仔钱铜，就是勿做生意也无啥希奇哋。再要做起客人来，老老实实点，勿要去拨俚笃吃啥格空心汤团，到仔着未完结，总归原要出来，拨别人叫声老枪，也无啥好听哋。二少耐说阿对？”章秋谷听了不住的点头，道：“你这个主意倒也不差，真是有些阅历，并不是同他们一样一味的哄骗客人。想不到你竟有这般见识，也算是庸中佼佼的了。”

秋谷说罢又向春树道：“你既要同去，赶紧去雇一只中号快船，好叫轮船拖带；到了苏州便好住在船上，省得住在岸上，露了风声不是玩的。”春树诺诺连声。

秋谷便到兆贵里去坐了一回。陈文仙出局未回，觉得无趣。起身出院，想到新马路辛修甫公馆内去看他，并和他说一声要暂去苏州耽搁。因修甫这几日有些小恙，知他在家养病，并不出门，便坐上包车径到新马路昌寿里来。

修甫在家正是独坐无聊，见秋谷来了心中甚喜，留他吃了晚饭，又谈了一回。秋谷把要去苏州的话向他说了，修甫问几时回来，秋谷道：“说不定，或者一礼拜内就可回头。”说着，听见自鸣钟当当的已敲了十二下，便辞了修甫坐车回去。

那车夫因时已不早，拉着车子飞一般的向前直走。刚到新马路转弯之处，秋谷坐在车上，见有两三个人在跑马厅迎面走来。一个个不着长衫，都是官纱短衫裤，也有生丝裤衫，一齐散着裤腿，走起路来摇摇摆摆，凸肚挺胸。秋谷看



得明白，晓得定是一班流氓，不去理会。那车夫拉着包车，腾云驾雾的一般跑过头去。秋谷忽听得背后那班流氓，口中高高的打了一个哨子，又把掌心击了一下。秋谷分明听见，疑惑起来，低低的叫车夫停下车子，从黑影里绕过头去看时，只见那几个流氓正立在转弯角上，对着一座洋楼。那洋楼本是个姓王的铁路委员租的公馆，沿着马路，两间楼面，湘帘不卷，隐隐的露出灯光。秋谷看了，恍然大悟，晓得那班流氓方才的哨子是个吊膀子的暗号。秋谷平日本来爱管闲事，索性立住了看他究竟如何。又见那班流氓等了一会不见动静，悄悄的说道：“咦，倒诧异得很。”便又打了一声哨子，比先前高了好些。秋谷一声不响，隐在黑影里偷看他们。这班流氓那里晓得有人窥探，只眼睁睁的看着楼上，目不转睛。

不多一会，果然那湘帘里面影影绰绰的映着灯光，露出一个人影，揭起帘缝，倚着栏杆，往下张看。秋谷在暗处看得真切，是个二十余岁的妇人，那身材态度，觉得甚是苗条，面目虽不甚清楚，却也红腻桃腮，绿堆云鬓。约略看去，不是什么粗蠢的人材。秋谷正在细看，又听得呀的一声，那两扇大门轻轻的开了一扇，走出一个小大姐来，看来只有十三四岁的样子，低低的说道：“里向去哩。”那流氓之内便有一个正要举步进门。秋谷看了多时，早已心中忿忿，暗想这班流氓引诱良家妇女，真是死有余辜。便忍不住咳嗽一声，在黑影里急抢出来，喝一声：“且慢！”那班流氓出其不意，大吃一惊。那个开门的小大姐更是吃吓，急急的把大门关上，也顾不得那班流氓，七跌八铤的逃了进去，连那楼上的妇人，也吓得回身进去，连忙把两盏点着自来火的灯一



齐集灭。一霎时玉钩全下，帘影沉沉。秋谷看了十分畅快。

那班流氓见破了他的道儿，心中大怒，一齐回过身来要与秋谷寻事；及见秋谷身上衣裳穿得甚是齐整，不觉呆了一呆。一个流氓便开口喝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，为什么鬼头鬼脑的掩在黑影里头？”秋谷未及答应，又一个流氓插口道：“看他这个样儿，深更半夜不声不响的掩在这里，一定不是个好人。”说着七手八脚的齐赶上来。看着秋谷的一身衣服华丽非常，又有金边眼镜，钻石戒指，着实值几个钱，众流氓看得垂涎起来，倚着新马路地方冷静，大有攫取的意思。还未动手，早听得章秋谷哈哈冷笑道：“你们这班不知进退的流氓，我还没有盘问你们的来历，你倒反来问我起来。我正要问你，你们这班不三不四的人，半夜三更在人家公馆门前探头探脑，口内还打暗号，做的什么事儿？你们可懂得租界的章程么？况且我走我的路，与你们什么相干，要你们来多嘴？你们趁早的与我走开便罢，不然，把你们送到捕房，问你们一个引诱妇女的罪名，看你们可吃得起吃不起？”

众流氓不听犹可，一听章秋谷这番说话，一个个顿时大怒起来，嚷道：“你倒说得这般容易，要把我们送到捕房，真是你自己不知进退。你既说这般大话，我们且叫你吃些眼下的现亏，先打你一顿再说。”说着不由分说，两三个人一齐拥上。一个身材高大的流氓抢上前来，先把秋谷劈胸一拳，秋谷不慌不忙，霍地闪过，扑的一个箭步早已跳在旁边。那流氓那里肯舍，当先赶上，照着秋谷的脑袋又是一拳下来。秋谷把左手轻轻一格，觉得也似乎有些力量，便顺着他的来势，右手劈胸一拳。这一下来得势猛，那流氓站脚不住，踉踉跄跄的直跌出去。又有一个流氓上来，想要扭住秋



谷的胸前衣服。秋谷也不躲闪，趁势把他肋下一掌，也便滚在一旁。这一来，把后面第三个流氓吓得不敢动手，眼睁睁的看着他。秋谷甚是好笑，正拔步要走时，不防那抢先动手的流氓却也懂得些儿拳棒，见秋谷手势伶俐，知是惯家，便在地下一溜烟爬起身来，趁着秋谷走过身旁不及提防之际，把身子一伏，俯身下去，就想要挤秋谷的肾囊。果然秋谷轻看他们，毫不防备，见他来挤肾囊，吃了一惊，招架不及，把左足腾开一步，就地飞起右腿，正踢在那流氓肩窠之上。用得力猛，把那流氓踢得直掼开去有四五步远近，觉得好似踢折了肩骨一般，这一痛直钻入心窝里去，那里挣扎得住？由不得高声喊叫起来。

秋谷见他喊叫，倒吃了一惊，恐怕巡捕到来。马路上的规矩，同人相打，两造都要同人捕房，岂不失了体面？急急的四边一看，幸而还好，正是十二下钟巡捕换班的时候，落班的已经去了，接班的尚未到来。暗暗的叫了一声“惭愧”，急忙三脚两步跳上车去。那班流氓已经被他打怕了的，谁敢上前拦阻？眼睁睁的看着秋谷车子飞也似的跑了，转眼之间不见踪影，也是这些流氓的一个小小报应，只好自认晦气，被他白打了一场罢了。

且说章秋谷坐在车上，沿路喝叫车夫快走，一直到陈文仙家，心上甚是高兴。陈文仙见他这般快活，问他为什么事情。秋谷把方才的事告诉了他一遍，倒把个陈文仙吓得粉面通红，埋怨他道：“耐末总是实梗，阮拨仔格清头。俚笃来浪吊膀子，关耐啥事？要耐去管俚笃格闲帐。结仔冤家还勿算数。倘忙真格拨巡捕拉仔巡捕房里去，阿要坍台？”咕咕噜噜的埋怨一个不住。秋谷始而大笑，笑他的胆子忒小；后



来仔细一想，他的说话倒也不差，倘然真被巡捕拉到捕房，等到问明白了，连忙释放出来，已是失了自家的体统，何苦把自家的名气去拚那班不要脸的流氓？如此一想，便觉有些后悔起来。又兼陈文仙坐在秋谷身上，挽着他的手，不住的揉搓，口内埋怨道：“倪勿来格，难下转勿要实梗，闯仔穷祸，阮啥人来替耐，阿晓得？”秋谷见陈文仙一片天真，深情缱绻，转着实安慰了他一番，又答应他此后不去闹事，文仙方才罢了。一夜无话。

明日秋谷起来，要回栈去检点行李。文仙叮嘱他早去早回，秋谷答应。刚刚起身要走，文仙叫住道：“慢点去看哩，倪有闲话说呀。”秋谷又回来坐下，问他有什么说话，文仙看着秋谷的面孔，看了半晌却说不出什么话来。彼此相对了一刻，文仙道：“倪像煞有几几化化格闲话来浪心浪，要搭耐说，不过好像心浪横七竖八格勿好过，勿知说仔陆里一句格好，故歇直头一句也说不出，耐总归豪燥点转来就是哉。”秋谷听了，似觉得也有些儿惆怅，又吩咐了文仙几句，方才走了。

秋谷回到栈内收拾带去的行李，因为天热，只带一个皮包，装着几件替换的衣服，一条番席，一个气枕，都塞在皮包头；又带一只考篮，放些笔墨书本。又恐人多口杂，把两个当差的高福、顾升都留在栈中，叫他们小心照应。刚刚收拾停妥，贡春树早已到来，把物件发下船去。二人随后登舟，径往苏州去了。

看官且慢，贡春树要求秋谷和他设法同到苏州，到底是什么事情？自《九尾龟》初集之内，就是一个闷葫芦，直到如今尚未打破，这是什么体格呢？看官们且休性急，只把那





《九尾龟》第三集第三卷内的一篇《懊恼记》细细的追寻，便有了七八分影子。且待在下做到四集，把这件事情的下落演说出来，好叫看官们心中明白，如今且说些时下编书的俗套，待看官们自家慢慢的揣摩。

闲话休提。且说章秋谷和贡春树二人到了苏州，把船便开到南壕，紧靠着一家水阁下边停泊。秋谷进城去访方小松。小松见了，故友相逢，十分欢喜，便一起同出阊门，到船上去见了春树。小松和春树都是一般的裙屐少年，见面自然投合。小松便邀秋谷、春树一同上岸，到新开的一家堂子高桂宝家小坐。

原来章秋谷自在苏州回去，不到半年，阊门开了马路，渐渐的热闹起来，那盘门青阳地的生意就登时冷落，所有的戏园堂子一齐搬到阊门外来。那先前的丹桂戏园因为折了本钱关了，现在新开了一家丽华。那盘门外的马路依然是景象荒凉，人烟冷落，只有上海轮船到了埠头，还有些儿市面，真个是盛衰一瞬，沧海桑田。秋谷打听分明，心上不由的顿生感慨；又问花云香、许宝琴的踪迹，方知许宝琴早已嫁人，花云香也回无锡，更觉怅然。

小松见他不乐，便请他就在桂宝家吃酒，好让他提些兴会出来。秋谷看高桂宝时，姿容娇小，态度玲珑，颇觉得动人怜爱，便欣然应允。小松又道：“你既到苏州，可晓得丽华园内新到了一个武小生霍春荣么？”秋谷喜道：“原来霍春荣到了苏州。此人我前在上海看见过他的戏，相貌既好，武功更是讲究，恰算是武行内一个出色的人材，但不知他今天唱什么戏。现在天已不早，我们先去看戏，再来吃酒何如？”小松道：“先去看戏也好，我们略坐一回便去。”桂宝听了，



也要同去看戏。小松应了，叫他快些打扮。等得桂宝换了衣裳，重施脂粉，便一同坐了马车，同到戏园门口。下车进去，检一张正桌坐下，案目送上戏单。秋谷看时，恰好是霍春荣的《花蝴蝶》。小松也看了戏单，向秋谷道：“你可晓得这霍春荣的来历么？他还是中堂的门婿呢！”有分教：

多情蝴蝶，春留枕上之香；懊恼鸳鸯，惊起花间之梦。

还有下文贝小姐包厢、霍春荣被捉、章秋谷夜盗红绡、王云生再拖骗局等许多节目，都在四集书中，请看续回，便知分解。



## 第四十九回

### 方小松演说风流案 贝夫人看戏丽华园

且说前回书中章秋谷同着贡春树、方小松，并带了高桂宝，同到丽华戏馆，要看霍春荣的戏。章秋谷坐定之后，检看戏单，见今天霍春荣排的恰好是《花蝴蝶》。方小松向章秋谷说道：“你可晓得霍春荣的历史么？他还是中堂的门婿呢！”章秋谷和贡春树听了不觉大为诧异，章秋谷便问小松道：“怎么说霍春荣是中堂的门婿？这句话儿我却有些不信，那里有这样的事儿？他既是中堂的门婿，为什么不去做官？只要拿了他丈人的一封八行，那一省不好去当差署缺，还肯在苏州唱戏，做这种卑贱的勾当么？”方小松听了哈哈的笑道：“你这个人怎么这般老实，难道真个中堂的门婿肯来唱戏么？”秋谷也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你又要这样说呢？”

方小松道：“这件事儿，说也话长，真是江苏省内唯一无二的新闻。待我慢慢儿的和你细说。”一面说着，就回过眼光两旁一看，把手指着一间包厢内道：“你看这里头坐的却是真的真真中堂的小姐、翰苑的夫人，这个新闻就出在他



们府上，你在上海难道没有一点风声？”秋谷听了，不及回答小松，连忙转过眼光，跟着方小松手指的包厢里面仔细看去，只见包厢内坐着一位服御辉煌的中年妇人，旁边还坐着一个少妇。那中年妇人约莫有四十余岁，面上却还不甚看得出来，看着只像个三十多岁的样子。徐娘年纪，未褪娇红；中妇风情，犹传眉妩。那两只秋波水汪汪的十分活泼，就像那秋月无尘，春星照彩，明显着一付娇娆的态度出来。这样的妇人，若在少年时可想而知一定是个尤物。再看那旁坐的少妇时，更是冰雪为肌，琼瑶作骨，芙蓉如面，杨柳为腰。太真红玉之香，洛浦凌波之影，低鬟顾影，媚态横生。真是宝月祥云，明珠仙露，把个章秋谷竟看得呆了多时。又见他珠翠满头，纱罗被体，那头上的簪饰映着保险灯的光彩，珠光宝气，熠熠照人，背后更有许多俊俏青衣成群围列。那包厢之外，立着几个家人垂手侍立，肃然无声。

章秋谷看罢，方才向方小松道：“看他们这个样儿，一定是个贵家内眷。不过那神情意态，觉得甚是飞扬，眉目之间隐隐有些荡意。你怎么说他们府内出的什么新闻，快些把这件新闻的原委细细讲来，好待我们静听。”春树也异口同声的叫小松快讲。方小松微笑一笑，方才附耳低声，把这件故事细细的讲说出来。

看官，在下做到此间，只好把章秋谷一边按下，且把这件新闻一一的演说出来，好叫看官们不至茫无头绪。

闲话休提，书归正传。你道那厢房内的妇女究竟是何等人家的内眷？说将起来，来历却也不小。原来这中年妇人的母家姓余，他父亲名叫余颂南，翰苑出身，历任京秩，后来熬炼得资格深了，辈数老了，就荐升了刑部尚书，并



在军机处赞画枢务，居然就是一位中堂。这余中堂生平只有一个女儿，十分溺爱。嫁与苏州贝太史为室，丰姿虽是娇娆，情性却甚为悍戾。偏偏这位贝太史又是个惧内庸夫，到了外边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儿，一到进了自己的房门，看见了床头的这尊菩萨，便由不得神魂飞越，毛骨悚然。久而久之，这位贝太史便不知不觉的做了重生的陈季堂，再世的裴御史。贝太史自从点了庶常，也放了一任主考，不知怎的，外间物议沸腾，声名甚是狼籍，都说他出卖举人。至于这件事儿的有无，在下做书的当时并不在场，隔着一个省分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，在下没有亲知灼见，却也不敢一定下什么断语。

只说贝太史的口碑传入都中，就被一个御史参了一本。那班京城里头的都老爷照例是这个样儿。若遇着那势焰薰天、威权炙手的人，凭着他怎样的卖官纳贿、枉法徇私，这班都老爷在一旁看着听着，都是袖手旁观，罚咒也不敢去动他一动。若有一个御史参动了头，还要窥测天颜的喜怒，要是皇上看了御史的参本果然震怒起来，免不得要传旨查办，这班都老爷得着了这个消息，一个个都发起狠来，你参一本，我参一本，大家都去射那死老虎。你想这个人既经参奏，已属是个待罪人员，何苦趁别人的热闹再去参他？这位贝太史就吃了这个苦头，给这班都老爷横参一本，竖参一本。那本上说的话儿，什么“似此败坏科场，贿通关节，若不从严查办，何以正士气而肃官方”。皇上看了这许多参本，从来说众口成城，自然也要震怒起来，便将原折发交浙江巡抚认真查办。

幸亏这位余中堂晓得这件事儿，心上虽然恨着女婿不



该做出这样事儿，削他的颜面，却又看着女儿面上，不得不替他嘱托弥缝。这科场贿通关节的事儿，闹了出来不是顽的，就是从轻办理，也要问一个边远充军。余中堂无可奈何，只得替他上上嘱托，安顿了那几个原参的御史，又自己亲笔切切实实的写了一封信，托那浙江抚台替他辩护，方才把这一桩天字第一号的风波平了下来。浙江巡抚果然上了一个折子，替贝太史竭力辩护，无非是查无实据、合无仰恳天恩、免其议处的这些话头。这个折子到了军机，又有余中堂在里头照应，方得从轻发落，把贝太史议了一个回籍闲住的处分。

贝太史回得苏州，刚刚进门，就被这位夫人指着脸儿痛骂了一顿，说：“你这样不要脸的东西，怎么竟敢这般大胆，连举人也卖起来？若不亏我父亲在京城里头同你竭力想法，这个时候只怕你这个狗头早已滚下来了。像你这样不争气的人儿受了王法，让我做了寡妇，到也干净些儿，省得你活在世上现眼！”把这位贝太史骂得满面羞惭，满心惶恐，低着头屏息而立，连哼都不敢哼一声。贝夫人骂了多时，见他不敢开口，也就消了几分怒气，到了晚间，贝太史少不得也要奴颜婢膝，陪着无数小心，方才哄得夫人欢喜。

自此之后，贝太史时常想起丈人的救命之恩，见了夫人越发怕得神出鬼入。更兼贝太史本来是个寒士出身，他封翁虽曾做过几年道台，家中却没有什积蓄。你想一个当穷翰林的人，那里挣得起家产？刚刚巴得放了一任试差，又被那班不近人情的御史参了回来，依旧是两袖清风、一肩行李，渐渐的就有些支持不住起来。幸亏这位余中堂的



小姐嫁过门来奁资丰富，足足的二三十万；他又善于居积，数年之内又赚了无数的利钱出来。他见贝太史手中竭蹶，金尽囊空，不免又要将他谩骂一场；骂过之后，索性不要他管了，自己拿出钱来供给贝太史的用度。贝太史乐得坐享其成，随意挥霍。但是贝太史现在的身家性命都是从老婆身上得来，家庭之内不得不曲意承颜，格外又加了二十四分恭顺。贝夫人的性气一天狠是一天，贝太史的惧内却一日甚于一日，怕老婆怕到极处。这贝夫人自然就趾高气扬、飞扬跋扈起来。

贝夫人将近中年，止生了一个女儿，却生得似玉如花，千娇百媚。贝夫人溺爱这个女儿，一言难尽，总而言之，也和余中堂的溺爱贝夫人差不多。

贝小姐到十九岁上，就嫁了一个常熟人姓彭的，也是一位太史公，家道十分寒素，相貌又甚不扬，更兼生性不羁，疏狂放荡，骄态逼人。贝夫人听了贝太史的话儿，又被媒人撺掇，便把一个心爱的女儿轻轻易易的许了这位彭太史，说定招赘进门，择了吉期，就把彭太史赘了进来。

贝夫人只道彭太史少年翰苑，定是个风流佳婿，蕴藉才郎。不料新郎官进得门来，贝夫人见他面目不扬，身材短小。说也奇怪，贝小姐倒还没有什么，把一个做丈母的贝夫人气得个发昏，默然无言。当夜就使出他那一种野蛮手段，硬硬的把贝小姐叫了进来，和自己同床睡觉，不许他出去和彭太史成婚。一连三天都是如此，把彭太史气得目瞪口呆。待要和他讲个明白，却又是已觉得有些碍口，说不出来，只得放在心中隐忍不发。那贝小姐年幼娇痴，毕竟和彭太史有些夫妻的情愫，也只好偷寒送暖，暗地关



情。见贝夫人这样作为，不晓得他究竟是怎么一个意见，又不好意思去问他。久而久之，这贝小姐受了专制的压力，不知不觉把从前心上的夫妇爱情都消入东洋大海去了。

看官且住，从来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做父母的见那女儿出阁，自然要指望他“琴瑟和鸣，夫妻好合”才是道理，怎么这位贝夫人用着野蛮手段禁制了自己的女儿，不许他夫妇合婚成礼，天地之内那有这样怪怪的事情？若果然竟有这样人儿，那也可算得宇宙之大，无所不有的了。你们试想，贝夫人究竟是怎样一个心思？原来他仗着自己是中堂之女、翰苑之妻，更兼门第清华，家财百万，女儿的面貌又生得珠圆玉润，柳媚花娇，算计自家这样的女儿，那般的声势，一定要配一个风流熨贴的如意郎君，方不辜负他女儿的才貌。见了彭太史这般模样、气到极处，便想出一个极糊涂的主见来，忘了那“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”的两句俗语，倚着那一往无前的气势，竟想替贝小姐于正门之外另辟一个便门，好任他拣选人才，评量面目，差不多有那山阴公主面首三十人的样子。你想这贝夫人的意见，糊涂到怎么一个田地！而且贝夫人虽然将近中年，却是意气飞扬，神情荡越，绝不像贵家命妇的规模。贝太史虽然晓得，心中也有些不以为然，却那里敢来问他一问？随着这贝夫人带领了小姐各处烧香随喜，看戏游园，渐渐的风声不雅起来。贝太史也只好眼开眼闭，装作痴聋。贝小姐更是个少年女子，有什么定见？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跟着贝夫人这样的一个尤物，今天看戏，明日烧香，到处卖弄风骚，招蜂引蝶。贝小姐看了这种样子，慢慢也便乐此不疲。那苏州城内，贝家太太的名声，却是通国皆知的了。





有一天，贝夫人带了贝小姐到城外丽华戏馆包了一个包厢，一同看戏。恰恰的霍春荣新自上海到苏，演得不多几日。那一天霍春荣排的戏正是《白水滩》。霍春荣的面貌本来不错，加以浑身结束伶俐非常，衣服鲜明，声情激越，那几步抬步的身段，更觉得气概高华，丰仪出众。刚刚出得场门，只听得一片喝彩之声轰然震耳。到得打翻青面虎的一场，霍春荣本来武功纯熟，一路棍法，使得旋转如风，虽然傀儡登场，却也有些惊心动魄。贝夫人仔细看那霍春荣时，只见他蜂腰猿臂，英武过人，而眼媚横波，眉含黛色，眉目之间却又有些媚态。贝夫人看得出神，贝小姐也眼波澄澄，只注在霍春荣一人身上。那霍春荣是个著名吊膀子的都头，一见了标致些儿的女人，便要百计千方钻头觅缝的谋他到手，何况今夜是送上门的买卖？又见贝夫人等衣装炫耀，仆从如云，料想是个大家内眷，吊上了他们的膀子一定有些好处，不比寻常，便也越发的在台上卖弄精神，把眼光注定在贝夫人包厢之内，一连飞了他们几个眼风，把贝夫人母女二人看得心旌摇摇，六神无主。

贝夫人忽然想出一个主意，叫了包厢的案目上来，指名要点霍春荣的戏，点了一出《义旗令》。霍春荣见他们点戏，晓得已经入彀，甚是欢喜，便进去换了衣服，重扮了黄天霸出来。这一出戏唱得更是认真。贝夫人叫家人放了一封赏洋，只听得“锵唧唧”一声，那雪白的洋钱就如雨点一般在台上四周乱滚。霍春荣见了十分得意，做到吃紧之际，贝夫人放出那绝娇必脆的喉咙高叫一声：“好呀！”这一声喝彩，惊动了合园看戏的人，一个个回头张望。有分教：

